

汉译精品

Western Canon

“禁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

WE

by Eugene Zamiatin

我 们

[俄] 尤金·扎米亚金著
殷果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我 们

[俄] 尤金·扎米亚金 著
殷果 译

WE

by Eugene Zamiat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俄)扎米亚金著;殷杲译. —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14-04099-9

I. 我… II. ①扎… ②殷… III. 长篇小说—俄国
—古典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7379 号

书 名 我们

著 者 [俄]尤金·扎米亚金

译 者 殷杲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099-9/I·149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简介

尤金·扎米亚金(1884—1937),是俄国著名作家,反乌托邦作品的创始人,代表作《我们》。他的写作风格直接影响了后来的《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乌托邦作品。

主 编 吴 源

出版统筹 余江涛

本书策划 周晓阳

责任编辑 周晓阳

封面设计 南京七九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必扑+周振华 798 025-83207020

汉译大众精品文库

面对面的杀戮

[英]乔安娜·伯克 著

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

[德]克劳斯·费舍尔 著

窗

[法]彭塔力斯 著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动物素描

[法]布封 著

十九世纪的爱情

[法]司汤达 著

巴黎到月亮

[美]亚当·戈普尼克 著

教育为何是无用的

[美]丹尼尔·科顿姆 著

巴黎伦敦落魄记(即出)

[英]乔治·奥威尔 著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即出)

[英]乔治·奥威尔 著

异端群像(即出)

[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

德国反犹史(即出)

[德]克劳斯·费舍尔 著

单行街(即出)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摄影小史 +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即出)

[德]瓦尔特·本雅明 著

战地行(即出)

[英]W·H·奥登、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著

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

[英]弗兰克·富里迪 著

▷ 我们

[俄]尤金·扎米亚金 著

译序——关于《我们》和尤金·扎米亚金

说到《我们》，仿佛成了惯例，必定要先抛出这句话给它定位正名：20世纪三大反乌托邦作品，正是尤金·扎米亚金[俄]的《我们》(1920/1924)、奥尔德斯·赫胥黎[英]的《美丽新世界》(1932)和乔治·奥威尔[英]的《1984》(1949)。

这三部书中，论名气以奥威尔的《1984》最大，但是要论及首开这一派作品之先河者，则非写于1920年、正式出版于1924年的《我们》莫属。据称，赫胥黎和奥威尔创作出自己的反乌托邦作品时，或多或少都受了《我们》的影响。奥威尔还亲自撰有对《我们》的评论一篇，称其为“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之一”^①。然而，倘若以书比人，用俗话来讲，《我们》在这三部作品中，就属于那类“命不顺”者，从甫一成书便一路磕磕绊绊，勉强出版后还长年到处遭禁，直至人类思想已经日益全球化，政治气氛已相对不那么浓郁的今天，它的名头还是比不上

^① 此处借用孙仲旭先生的译文一句。

由它一手扶持起来的两个小弟弟来得响。

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反而似乎因此笼上一层神秘感,颇有点传奇小说主人公一波三折终成正果的气质。它传奇的出版历程、它的作者扎米亚金的独特个性和因特殊时代中断的创作之路,都成了作品之外一则华丽幽暗的脚注,为书家津津乐道,令读者掩卷惊叹。

尤金·扎米亚金

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金生于1884年。此君从小就有种种惊人之举。据他写给《我们》英译者的一封自我介绍信中透露,学生时代,他学校附近疯狗甚多。某日,“有条疯狗咬了我的腿。那时,我喜欢对自己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我决心等着瞧,看看自己会不会得狂犬病,最重要的是,我非常好奇:狂犬病发作时(咬伤两周后),会有什么感觉?结果我各种感觉都体验到了,可是两个礼拜之后却发现并没有得狂犬病。”

在学校里,他作文总得A+,但数学不好。为了挑战自我,毕业后他特地选择了最富数学性的职业,成了名造船工程师。据说,他日后在这个专业上颇有建树,苏联当年最大的破冰船“列宁”号里就有他的贡献。1911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讽刺小说,因此备受鼓励,造船之余亦不忘继续圆文学之梦。受沙皇秘密警察的驱逐,他被迫从大城市彼得格勒移居荒僻小镇,流亡期间继续写作,一战期间又辗转到英国。1917年,俄国10月革命爆发。他“穿着救生衣,关掉一切灯光,从德国

潜艇边驶过，回到彼得格勒”。由于不曾亲自参加革命而直接回到革命胜利的祖国，他“感觉自己像个从来不曾陷入恋爱的人，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发觉已经结婚 10 年”。

像一切优秀的讽刺作家一样，扎米亚金爱憎分明，勇于坚守信念、针砭时弊。他在革命胜利的苏俄继续撰写短篇讽刺小说和剧本，大胆指出政府种种弊端，渐渐引起当局不满。1920 年，他创作出重要作品《我们》。

像许多具有超前意识的大胆作品一样，《我们》在苏俄遭到禁止出版的命运。直到 1924 年，它才转译为英文，在美国第一次出版。1929 年，它又以俄文在国外出版，出版商为保护扎米亚金，特意慌称该书是从捷克语转译为俄语（捷克语版的《我们》同时也有出版），还煞费苦心地改动书中几处地方。怎奈《我们》尽管在苏联没有正式出版，却早已以手稿形式在评论家手中流传，所以这个尝试没有成功，《我们》的作者被认出，扎米亚金遭到苏联主流文学界的大肆批判和攻击。最甚的是，扎米亚金在苏联从此遭到“封口”厄运，与出版社和读者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

1931 年 6 月，万般无奈的扎米亚金致函斯大林，自陈目前国内禁止他从事创作的做法，对他来说无异于判了他死刑。因此他无法在国内呆下去，请求领袖批准出国。不知道为何，这封饱含书生气的信函并没有使斯大林暴跳如雷，而是居然真的使扎米亚金弄到出国许可。（据说，幕后帮了扎米亚金一把的正是当时苏联德高望重的作家高尔基同志，高氏素来爱怜扎米亚金的才华，此番挺身而出，帮他跟斯大林求了情。）

从此扎米亚金流亡欧洲，最终定居巴黎。遗憾的是，与故土分离，等于脱离了一个巨大的创作源泉。从此扎米亚金再也没有创作出什

么超越《我们》的作品。扎米亚金晚年酷爱音乐，尤其是穆索尔斯基的作品。1937年3月，扎米亚金在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陪伴下客死巴黎。

《我们》

作为第一部反乌托邦作品，《我们》针对的是极权主义的种种弊端。全书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戏拟一个高度数字化、集中统一管理的“联众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

在这个攀上“人类文明最高峰”的联众国，所有公民一律被冠以数字为名。主人公便叫“D-503号”。D-503号是一名联众国培养成人的数学家，他对联众国满怀忠诚，特地记起笔记，想借之赞颂威哉壮哉的联众国。

怎料，联众国再发达文明，也仍旧奈何不了残留的人性。某个美艳过人的女性号码I-330号突然出现，完全震撼了D-503号的纯洁心灵。在I-330号引诱下，D-503号一步步解放本性，由作品开始时恨不能化身为机器的极端忠诚分子渐渐转变为有恨有爱、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凡人。不过，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I-330号之所以接近D-503号，自有她的秘密计划。这则政治寓言的结局出乎意料、震撼人心。

讽刺幽默高手扎米亚金在书中时不时抖出包袱，令观者哑然失

笑。然而在因离奇的场景和似是而非的搞笑逻辑乐不可支的同时，我们又会禁不住发出叹息，因为这些笑料处处直指人性的弱点，从古到今都是最高明的幽默，即所谓“含泪的幽默”的永恒主题。扎米亚金的讽刺风格，于他最爱引用的一句格言可见一斑：“不妨教会人们，对蠢行和躁怒与其加以仇恨，不如加以嘲笑。”

作品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自然要归功于作者的天赋。讽刺作家的基本素质就是超脱现实，再痛苦、再绝望，也要做到事不关己、泪中带笑。扎米亚金就是这样一个擅长冷静地分析荒谬现实的作者。根据俄语版《我们》的出版商的记载，扎米亚金是一名高超的讽刺幽默大师。他思想犀利，语言诙谐，更难得的是他低调做人，心态平静，哪怕一针见血地抖出最逗人的包袱时也从来不曾失去平淡冷静的超然语气。“如此个性，天生就是对体制和惯例的威胁。他是一位绅士、一名卓尔不群的艺术家、一个无畏的思想者。”扎米亚金的风采决定了他在任何极权体制中都不可能有容身之处，沙皇和布尔什维克都曾经抓他入狱，巧的是两次关押地点均在同一家监狱的同一个牢区。

针砭时弊的睿智头脑遇上专制又荒谬的体制，既是不幸又是件幸事；不幸的是被体制碾压，终于不敌而逃、郁郁余生的作者，幸运的是这两者间冲突的离奇产物——《我们》的出现。扎米亚金本人对《我们》的评价是，“我所创作过的最滑稽、最真切的一部作品。”我很荣幸有机会把这部标志着一个天才的被扼杀史的《我们》译介给大家，更能希望能借助这次机会，让更多读者注意到扎米亚金其人、其作品。

殷果 2005年7月于南京

目 录

译序——关于《我们》和尤金·扎米亚金	—1
笔记之一 通知 最最睿智的直线 一首诗	—1
笔记之二 芭蕾 和谐广场 X	—4
笔记之三 外套 墙 时间表	—10
笔记之四 用气压计的野人 癫痫症 假如	—15
笔记之五 方块 统治世界的因素 一种宜人、有用的功能	—20
笔记之六 事故 该死的“很清楚” 24 小时	—24
笔记之七 一根睫毛 泰罗 天仙子和铃兰	—32
笔记之八 一个无理根 R - 13 号 三角形	—39
笔记之九 礼拜仪式 抑扬格 铸铁之手	—45
笔记之十 一封信 小耳朵 毛茸茸的我	—50
笔记之十一 不,我做不到;没有标题就没有标题吧!	—59
笔记之十二 给无限定界 天使 对诗歌的冥想	—65
笔记之十三 大雾 尔 一场无比荒谬的冒险	—70
笔记之十四 “我的” 不可能 冰冷的地板	—77
笔记之十五 气钟罩 镜面般的大海 我将永受灼伤之苦	—81
笔记之十六 黄色 扁平的影子 无可救药的灵魂	—87
笔记之十七 透过玻璃 我死矣 走廊	—94

- 笔记之十八 逻辑废墟 伤口和敷剂 再也不会 ——102
笔记之十九 第三级的“无限小” 额头下 翻过栏杆 ——109
笔记之二十 放电 思想的材料 零号岩石 ——116
笔记之二十一 作者的责任 冰膨胀着 最难做到的爱 ——120
笔记之二十二 凝固的波浪 一切都在进步 我是一个
细菌 ——127
笔记之二十三 花 晶体溶解 只要(?) ——132
笔记之二十四 函数的值域 复活节 划掉一切 ——137
笔记之二十五 天降仪式 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 已知——已不复存在
——142
笔记之二十六 世界的确存在 痤子 41℃ ——150
笔记之二十七 没有标题了。匪夷所思！ ——155
笔记之二十八 她俩 焰和能 不透明的身体 ——163
笔记之二十九 粘上脸的线条儿 芽 一种不自然
的收缩 ——172
笔记之三十 最后一个数字 伽利略的错误 这样不是
更好吗？ ——176
笔记之三十一 伟大的手术 我什么都原谅了她 相撞
的火车 ——181
笔记之三十二 我不相信 机器 小人影儿 ——191
笔记之三十三 匆匆忙忙最后记一笔 ——198
笔记之三十四 得到宽宥的人 阳光灿烂的夜晚 无线电
女神 ——200
笔记之三十五 在环里 胡萝卜 一场谋杀 ——209
笔记之三十六 纸张的空白 基督教上帝 我的母亲 ——216
笔记之三十七 纤毛虫 灾难日 她的房间 ——221
笔记之三十八 不知道该用什么做标题——不妨就叫一截儿被扔掉的烟
头吧 ——226
笔记之三十九 结局 ——229
笔记之四十 事实 气钟罩 我坚信 ——235

笔记之一

通知

最最睿智的直线

一首诗

以下是刊于今晨《联众国报》上的一段原话：

再过 120 天，“积分号”就将竣工。它首度飞进茫茫太空的伟大历史时刻已指日可待！1000 年以前，你们英雄的父辈在这片土地上创建了伟大的联众国。时至今日，你们面临的任务更为辉煌光荣：通过玻璃建造、电流驱动、喷吐熊熊火焰的“积分号”，联并未知的宇宙等式。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或许仍处在原始愚昧的自由状态；你们的任务，就是帮助这些我们尚不知晓的生命套上令人欢欣愉悦的逻辑之枷锁。我们给他们送去的，实则一种数学般精确无瑕的幸福，若是他们尚且无力领悟这一点，那么我们的任务便是强

迫他们接受这种幸福。不过，在使用武力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尝试语言的力量。

故此，兹以无所不能者之名，向联众国所有号码发布如下通知：

一切有能力的人，都应当视撰写论文、诗篇、宣言、颂歌等等文章赞颂我威哉壮哉之联众国为理所当然之己任。

这些文章便是“积分号”将要运载的首批物品。

联众国万岁！众号码万岁！无所不能者万岁！

我边抄这段新闻，边感觉双颊激动地烧灼。联并弥天盖地之宇宙等式！解放野蛮的曲线，让它绷直为一条直线——就像联众国这样的直线，一条漫长、神圣、精确、英明的直线，最最睿智的一条直线！

我，D-503号，是“积分号”的建造者。我只是联众国许多数学家中的一名。我的笔素来习惯和数字打交道，想靠它描述我们和谐齐整的进军节奏，未免有点力不从心；因此我决定仅仅记录下我所看到、想到的事物，或者更精确地讲，毋宁说是我们所看到、想到的事物。是的，“我们”；这才是我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就用《我们》作为这份笔记的标题吧。《我们》将忠实记录我们在联众国的数学式完美生活。如果能做到这点，那么哪怕我笔力不逮，这份记录本身难道不就已是一首诗了吗？是啊，我对这一点确定无虞。

我写这段话时，双颊仍旧激动得发烫。我仿佛体会到女人察觉体内幼小混沌的胎儿第一次脉动的心情。这“胎儿”既像我又不是我。我必须花上许多漫长的月份，用我的生命、我的血液来培育它，然后忍

着钻心剧痛将它从体内撕扯出来，呈递到联众国脚下。

我像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所有人一样，已经做好准备，斗志昂扬。

笔记之二

芭蕾

和谐广场

X

春天降临。风从绿墙外，从哪个不知名平原吹来，携来甜香的黄色花粉。这种一伸舌便能舔到的甜蜜尘土弄得我们的嘴唇干巴巴的。今天，我在街头邂逅的所有女性（当然还有男性）必定都有着甜蜜的双唇。这个想法有点干扰我的逻辑思考。不过看这天空！只见它一片湛蓝，万里无云。（古人的审美趣味多么原始，他们的诗人成天价从那些毫无意义、无形无状、可笑地一晃而过的水蒸气聚合体中寻得灵感！）我只热爱——我说我们只热爱——今天这样的天空：空荡荡，毫无瑕疵。这样的天气里，整个宇宙仿佛像绿墙和我们所有建筑一样，都是由永久玻璃铸成的。这样的天气里，我们仿佛能洞悉迄今为止还未能把握的美妙等式。我们在所有事物中都能看出这些等式，哪怕从最普通、平凡不过的事物中也能找到它们的影踪。

请看下述例证：今天早晨，我站在“积分子”制造台上，打量着车床；调整器的小球儿机械循环着，发亮的曲柄来回转动，横梁自豪地晃动肩膀；机器上的齿子跳动着，仿佛和着无声的塔兰台拉舞曲跳着舞。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领悟到这个沐浴在淡蓝色阳光中的庞然大物、这场机械芭蕾表达出的美妙音乐和难以言喻的美。于是一个问题自然涌上心头：这美从何而来？这场舞蹈缘何如此美妙？答案：因为这乃是一种不自由的行动。这场舞蹈的深刻意义在于它对理想的非自由状态毫无保留、心醉神迷的臣服。假如说我们的祖先在他们一生中最开窍的那些时刻，果真曾经沉浸入忘乎所以的舞蹈（神秘的宗教仪式、军队行进等等），那么我们从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非自由的本能自远古时代起就包含在人性中，今天的我们只不过学会有意识地——

我的写作被迫中断。联络机发出哒哒声。我翻了翻眼睛——O - 90号，还能是谁！再过半分钟，她就要来接我去散步。

亲爱的 O！我总觉得她人如其名，就像一个 O 的形状。她比规定的母性标准矮了大约 10 厘米。因此，她浑身上下都显得圆乎乎的；不管我说什么，她都把玫瑰色双唇开启成 O 形做答。她手腕上有一个圆圆的、柔软的小涡儿。一般只有小孩才会有这样的小涡儿。她走进来时，富于逻辑感的调速轮仍旧在我脑海中嗡嗡回响，我由它的惯性怂恿着，和她谈起了我的新公式，它赞颂机器、舞者以及我们的一切。

“真是美妙绝伦，不是吗？”我问。

“是啊，棒极了……春天啊！”她柔媚地微笑着。

你瞧，春天！她居然谈起春天！女人呐！……我无话可说。

我们沿着大街散步。街上人头攒动。今天这种天气好的日子，下